

也。安時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，古者謂是帝之縣解。」淵明便是以道家的生死觀對於上述的說法提出批駁。

這裏可以說及淵明對於名的看法，孔子說：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」莊子說：「與其死後留骨而貴，寧生而曳尾於塗中。」兩說都是注重實質的內涵。有實則名從之，故疾名不稱，即疾無實以為名稱。無實而有名，或先名而後實，便是好虛名，莊子所排譴的名即是虛名。而淵明對名的態度，是融合孔子和莊子的說法，他反對浮世的虛名，〈飲酒〉詩第三首說：

道喪向千載，人人惜其情。有酒不肯飲，但顧世間名。所以貴我身，豈不在一生。一生復能幾，倏如流電驚。鼎鼎百年內，持此欲何成？一生無幾，自當任性保真，但顧念世間榮名，將何所成？另一方面，他也執持要有實質內涵的名，〈榮木〉詩以「四十無聞，斯不足畏」自我策勵。〈飲酒〉詩說：「不賴固窮節，百世誰當傳？」詩第十一首說：

顏生稱為仁，榮公言有道。屢空不獲年，長飢至於老。雖留身後名，一生亦枯槁。死去何所知，稱心固為好。客養千金軀，臨化消其寶。裸葬何必惡，人當解意表。

顏淵屢空，又短命。榮公雖老壽，卻長飢。兩人身後都留名千古，然在世時生活終未免過於枯槁。這首詩點出淵明對名的主張：身後有名無名誰自見知？何須空逐此虛名？人生在世，但應稱心所好，以適我志，則名自然隨之，像顏淵為仁、榮公樂道，不因飢貧改志，雖不求名而名自隨之。實質之名是在當身的修為，不在期待未來，故他對於佛家善惡報應之說也提出質疑，〈飲酒〉詩第二首說：

積善云有報，夷叔在西山。善惡苟不應，何事空立言？為善是自我德性的要求，豈因望報而為善？為惡是本心的陷落，豈能責罪於前世？則報應本為無根之談，何事空立此言以竦動人呢？

### 三、淵明和儒道思想

儒家思想以孔、孟為代表，其主要精神是在建立一個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的人世間，故儒家之道，是闡明人倫之道。孔子說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！」這個道即指向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」的和諧社會的實踐。儒家有淑世之心，但另一面孔子又說君子：「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。」「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」孟子也說：「君子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」為窮處的儒隱開立一個矩範，這樣的儒隱仍有積極的善道之心，隱居以修身明志，是為達時作準備，不同於消極的避世隱遁。

孔子又說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也。」狂者有熱忱，狷者能自守。儒者之狂，如子路輕財好義，重然諾；儒者之狷，如原憲每不屑不潔，有所不為。故狂者常流為豪俠，而狷者常多高尚其志，狷者的高隱又每與道家型態的隱退混和，這便成為後來所謂獨行或逸民這一流的人物。淵明的歸隱，正是他不屑不潔、與俗不協的個性，而一方面他又時常藉詠俠客人物如田子春、荆軻等流，以寄寓自己激昂的豪情，狂和狷同時都表現在他的身上。

淵明少年時曾沉飲在六經書香中，也有年輕人意氣飛揚、志在四方的激昂熱情的胸懷，〈飲酒〉詩說：「少年罕人事，遊好在六經。」〈雜詩〉說：「憶我少壯時，無樂自欣豫；猛志逸四海，騫翮思遠翥。」這是他少年輕狂的一面，其實更符合他的氣性的是「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邱山」、「少學琴書，偶愛閒靜」這種悠然的情懷。這樣與生俱來的性格，似乎已經註定他所應發展的人生方向。由於小時候即愛閒靜、有「高趣」，所以他雖然也有熱烈的情懷，但隨著年事的增長，在面對世事的糾葛塵雜時，這「高趣」的性格便引他走到自致高節及與世寡諧的路上去，而小時後所耳濡目染的儒家聖賢，則過濾掉他們淑世的熱忱，粹鍊成為自己守節、固窮、樂志等的所心儀的模範標的，這在他詩中屢屢有所表白，如「高操非所攀，謬得固窮節」，「先師有遺訓，憂道不憂貧」、「不賴固窮節，百世誰當傳」、「斯濫豈攸志，固窮夙所歸」等等皆是。他的年紀越長，這傾向便越為明顯，也就在這一點，他漸漸的轉移

入道家消極的隱遁。〈榮木〉詩：

榮木，念將老也。日月推遷，已復九夏。總角聞道，白首無成。  
采采榮木，結根於茲。晨耀其華，夕已喪之。人生若寄，憔悴有時。  
靜言孔念，中心悵而。  
采采榮木，于茲托根。繁華朝起，慨暮不存。貞脆由人，禍福無門。  
匪道曷依？匪善奚敦？  
嗟予小子，稟茲固陋。徂年既流，業不增舊。志彼不舍，安此日富。  
我之懷矣，怛焉內疚。  
先師遺訓，余豈云墜。四十無聞，斯不足畏。脂我名車，策我名驥。  
千里雖遙，孰敢不至。

總角即懷抱著儒道的理想，但有一種志業無成的悵惘，因為心境已經轉變，儘管知道學在不舍，然已安酒日富，只有寄文以自我惕懼而已。〈飲酒〉詩第十六首說：

少年罕人事，遊好在六經。行行向不惑，淹留遂無成。竟抱固窮節，  
飢寒飽所更。弊廬交悲風，荒草沒前庭。披褐守長夜，晨雞不肯鳴。  
孟公不在茲，終以翳吾情。

這首詩描寫他成長的轉變，從好經書，到淹留無成，到耕植不足自給，到抱節固窮，最後則寄情於陳遵之喜好飲酒。陳遵是一位遊俠人物，見《漢書·遊俠傳》，性嗜酒，每大飲，賓客滿室，則閉門取客車轄投入井中，雖有急事，終不能去。淵明晚好酒德，故拿他來作比。〈飲酒〉詩末首說：

羲農去我久，舉世少復真。汲汲魯中叟，彌縫使其淳。鳳鳥雖不至，  
禮樂暫得新。洙泗輟微響，漂流逮狂秦。詩書復何罪，一朝成灰塵。  
區區諸老翁，為事誠殷勤。如何絕世下，六籍無一親。終日馳車走，  
不見所問津。若復不快飲，空負頭上巾。但恨多謬誤，君當恕罪人。

述說儒學興衰，至於今世，竟無一人問津求道。下接飲酒，以詩法論則奇，若說他是承儒學之道以自居，似又未然。由於他的性格和成長環境的影響，

他的詩中所提到師法儒家對象的只是孔子的固窮、顏淵的屢空，而更多的則是道家般的遁隱人物如沮溺、荷蓑、榮啓期等。如果儒家曾經陶鑄淵明的個性，則這個性是：執著固窮的理念和狂者的意氣及狷者的處世態度。

由於他小時便有高趣，雅愛閒靜，性好自然，多少即具有道家風韻的傾向。隨著他年齡增長及閱歷的洗鍊，道家的順性和達觀更能符合他中年以後的處世態度，於是在詩中有許多用語都表現出道家特別的氣味，如他喜歡用「靜」、「悠」、「閒」、「真」、「化」、「忘」等來闡述自己的心境，這些都是道家慣用的語詞。我們便可以從這些語詞涵義的角度，來顯示他渾化道家的生活意境。

甚麼樣的意境是真？莊子講真，〈大宗師〉說：人的智慧能夠登至與道冥合的境界，就是真知，有真知的人便是真人。真人宅心於逍遙恬淡的境地，是謂采真之遊。這境界和大自然一致，就心的感應質地而說是「真」，故真有時候也表現一面為「樸」，樸是心境對大自然的體會後，所凝聚成的萬物皆自在，而又共同具有一種原始的、渾厚的、純真的生命情調，這便是所謂「返璞歸真」。陶淵明所體會的「真」，就是對於這種生命情調的透悟，〈飲酒〉詩第五首說：

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

《莊子·大宗師》說：「魚相造乎水，人相造乎道。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養給；相造乎道者，無事而生定。故曰：魚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術。」造化森羅，萬物並在，雖然彼我相依共存，若能常懷相忘之心，即無喧囂煩雜之擾。常懷相忘，故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」。淵明以詩人悠遠的心懷，用詩句傳達出莊子居塵世而相忘的哲理。又自然界每天相復呈現的萬物景象，其背後隱藏著一股真機在鼓動流轉，故南山依舊是晚照，飛鳥依舊是還巢，在這日常的景象中，因為採菊者的真意，而契會到物我背後那股真機所散發出共具的原始、渾融的生命情調。這樣的真意，只能心會，很難以文字傳達出來，

所以「欲辨已忘言」。由於陶淵明有這種真意的體會，因此，當他心情悠適時，對於景物欣欣向榮的描述，也都傳達出一種盎然、活潑的生意，如〈懷古田舍〉詩：「鳥弄歡新節，冷風送餘善。」「平疇交遠風，良苗亦懷新。」〈讀山海經〉詩：

孟夏草木長，繞屋樹扶疏。眾鳥欣有託，吾亦愛吾廬。既耕亦已種，時還讀我書。窮巷隔深轍，頗迴故人車。歡言酌春酒，摘我園中蔬。微雨從東來，好風與之俱。汎覽周王傳，流觀山海圖。俯仰終宇宙，不樂復何如！

意境悠雅，有萬物各適其所，我也樂在其中的氣象，這是他的真意胸襟，所展現出來平淡之中而蘊涵超逸高遠的自然天機。

其次，莊子常常說及萬物之「化」，對它曾作過完整的理性思考，所得的結論是：萬物都是造化一氣所化成，能夠隨順造化的變化而往，便可以造化爲偶。故人的生死變化是萬物循環的一個自然現象，來時去順，不必寄哀樂於其間。淵明也是抱持著這種造化運物的宇宙觀，「寒暑有代謝」、「有生必有死」，達人了解自然的運化，於此自不會有疑。但淵明對於「化」卻有深層的感觸，尤其對人生的短促，懷有無限的感慨和無奈，如〈歸園田居〉詩：

借問採薪者，此人皆焉如？薪者向我言，死沒無復餘。一世異朝市，此語真不虛。人生似幻化，終當歸空無。

〈雜詩〉第七首說：

日月不肯遲，四時相催迫。寒風拂枯條，落葉掩長陌。弱質與運積，元鬢早已白。素標插人頭，前途漸就窄。家為逆旅舍，我如當去客。去去欲何之，南山有舊宅。

不疑，是理性的思考；感慨，是感性的觸發。莊子雖作達觀話說，仍然免不了感性的感慨，才會把人生比喻爲「大夢」，爲「白駒之過隙」，而這樣的理性與感性的衝突，反而能使生命的內涵更加深湛。由於他感歎人生短暫，所以對於時間的變移極爲敏感，轉而珍視目前，極欲把握及時爲歡的時刻，〈諸

人共游周家墓柏下〉詩：

今日天氣佳，清吹與鳴彈，感彼柏下人，安得不為懽。

〈酬劉柴桑〉詩：

今我不為樂，知有來歲不？

〈歸園田居〉詩末首：

悵悵獨策還，崎嶇歷榛曲。山澗清且淺，可以濯吾足。漉我新熟酒，  
隻雞招近局。日入室中闇，荊薪代明燭。歡來苦夕短，已復至天旭。

在山水林野之間縱遊，卻是悵悵獨還。有雞有酒招鄰共飲，卻是苦歎良宵短暫。在悠然閒適之中，流露出一絲不能排解的歎惋，可以看出他的及時為歡是在無可奈何的心境之下的自我慰藉，既不同於享樂的歡樂，和安祥平和之樂也有一些距離。因此，淵明的歡樂，是沉鬱的生命所凝聚而激發成的愁悵之樂。

「忘」是在化解心胸的執著，莊子說南郭子綦在忘我之後聆聽到大地之音的天籟，而顏回在忘我之後，心境無所不通。不能忘我，便自貴而相賤，不能見物之「真」，故莊子的忘境是在打消物我之間的隔閡。淵明則藉由酒來呈顯莊子的忘境，從酒趣中忘天、忘物我、忘千載憂、忘華簪。莊子以理觀，淵明以酒照，異趨同歸，下一節會再論及。

道家講自然，淵明也喜歡講自然，「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」，又說他自己是「質性自然」。自然的意思，就是適性自然，萬物各有自己自然的本性，就道家的人性觀而言，人的心境是虛靈的、平靜的、真樸的，順著這些天然的心性走，不加斲喪，就是適性自然。自己自然，自不會去干涉他物的本性，他物也得自然，故我無為，而物各自適。而且惟有自己自然，才能欣賞他物的自然。淵明所描繪的萬物的景態，都有一種自然的高致，便是因他有道家的自然心境，他也用許多不同語詞來表達這心境，如靜、閒、悠然等。〈戊申歲六月中遇火〉詩：「形跡憑化往，靈府長獨閒。」〈連雨獨飲詩〉：「形骸久已化，心在復何言。」靈府長閒又無言，以觀照萬物的變化遷移，莊子說：「萬

象的變化，知者不能知其終始，故不足以汨亂我的和氣，不可以進入我的靈府，使內心常保和豫，日月都無間卻，而與物為春，這便是接物順時的心地。」（《莊子·德充符》）淵明的靈府之間，有著莊子「外化而內不化」的意境。

如果簡單的歸結他一生的儒道轉變過程：他少年時有著儒者之狂的意氣，出仕後心境漸轉為儒者之狷，而從儒者之狷接泊入道家型態的高栖的生活意境。因此，可以說淵明的歸隱情態是偏向於道家的隱遁，而在理性上他又堅持儒者一種固窮的志節，於是在生活意境上是道家，而在理性認知上則是儒家。他的處世是道家的栖隱，而有儒家狷潔的高致。他的生活是道家的耦耕隴畝，而有儒家憂道不憂貧的堅持。他的心境是道家的自然閒適，而有儒家優俸善道的惕厲。他不但是隱逸詩人之宗，他所展現的儒道思想、生命人格也成為後代所謂隱逸者所應具備的人生情調的標準模範。

#### 四、陶淵明和酒

淵明喜歡喝酒，不只是淵明，當代的名士無不喜歡喝酒；不只是當代的名士，歷來所有的文人，幾乎無一不喜歡喝酒。喝酒有喝酒的境界，我以為喝酒的境界應以淵明為第一。因為他無酒則已，有酒必喝，喝則期在必醉，不論酒是名貴、是薄劣，不管對象是達官貴人、是村夫走卒；若是沒人陪伴，他仍然可以顧影獨盡，忽焉復醉。相較之下，雖如阮籍之獷達好飲，但他喜歡作青白眼，看見禮俗之士，便以白眼對之；意氣相投之士如嵇康輩，齎酒挾琴造訪，便很高興，以青眼對之。心中仍然存有物我貴賤的分別，沒能達到「不覺知有我，安知物為貴」的酒中深味，所以喝酒的境界不及淵明。雖如孔融之寬容好士，也常感歎說：「坐上客常滿，尊中酒不空，吾無憂矣。」一定要高朋滿坐，才能無憂，猶不能品嚐獨飲之趣，故喝酒的境界也不及淵明。後代文人，如唐杜甫寫了一首〈飲中八仙歌〉，描寫詩人醉後的狂態：

知章騎馬似乘船，眼花落井水底眠。汝陽三斗始朝天，道逢麴車口流涎，恨不移封向酒泉。左相日興費萬錢，飲如長鯨吸百川，銜杯樂聖